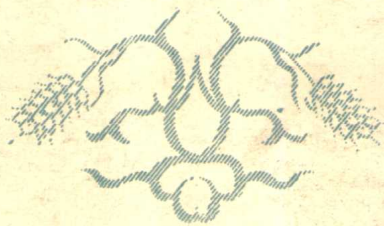


譯文叢刊

爽直的人

別
方

克 著
予 譯



文化工作社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理

文化工作社

譯文叢刊

—26—

爽 直 的 人

別 克 著
方 予 譯



一九五三年八月發行

原 書 名 Т м.фэй—Стирыго Сердце
原 著 者 Александр Бек
原 出 版 者 Правда
原書出版日期 1948.

爽 直 的 人

譯 者	方 予
出 版 者	文 化 工 作 社 上海北京東路 713 弄 520 號
排 版 者	文 豐 製 版 所
印 刷 者	三 星 印 刷 所
總 經 售	中 國 圖 書 發 行 公 司

1953年8月初版 印數 00001—17,000
類別 文學藝術 編號 爽(214)

作者小傳

亞歷山大·亞里夫烈多維奇·別克於一九〇三年一月三日生在薩拉托夫省特列特尼軍醫家中。他曾在薩拉托夫實業學校裏讀書。一九一九年志願參加紅軍，先當紅軍戰士，後任第二十二步兵師的報紙編輯，他在部隊裏直待到內戰結束。他在這個師的報紙工作期間開始寫作。

一九二七年起，從事文學批評。一九三二年參加工廠史的主編工作，又隨同作家工作隊訪問庫茲涅茨克建築工程的工地。在這以後，他寫了第一部中篇小說庫拉哥（一九三四）。

他在偉大的衛國戰爭以前所寫的主要作品，都收集在熔鐵工人們（一九四

● 俄國革命前的一種中等學校，課程偏重數學和自然科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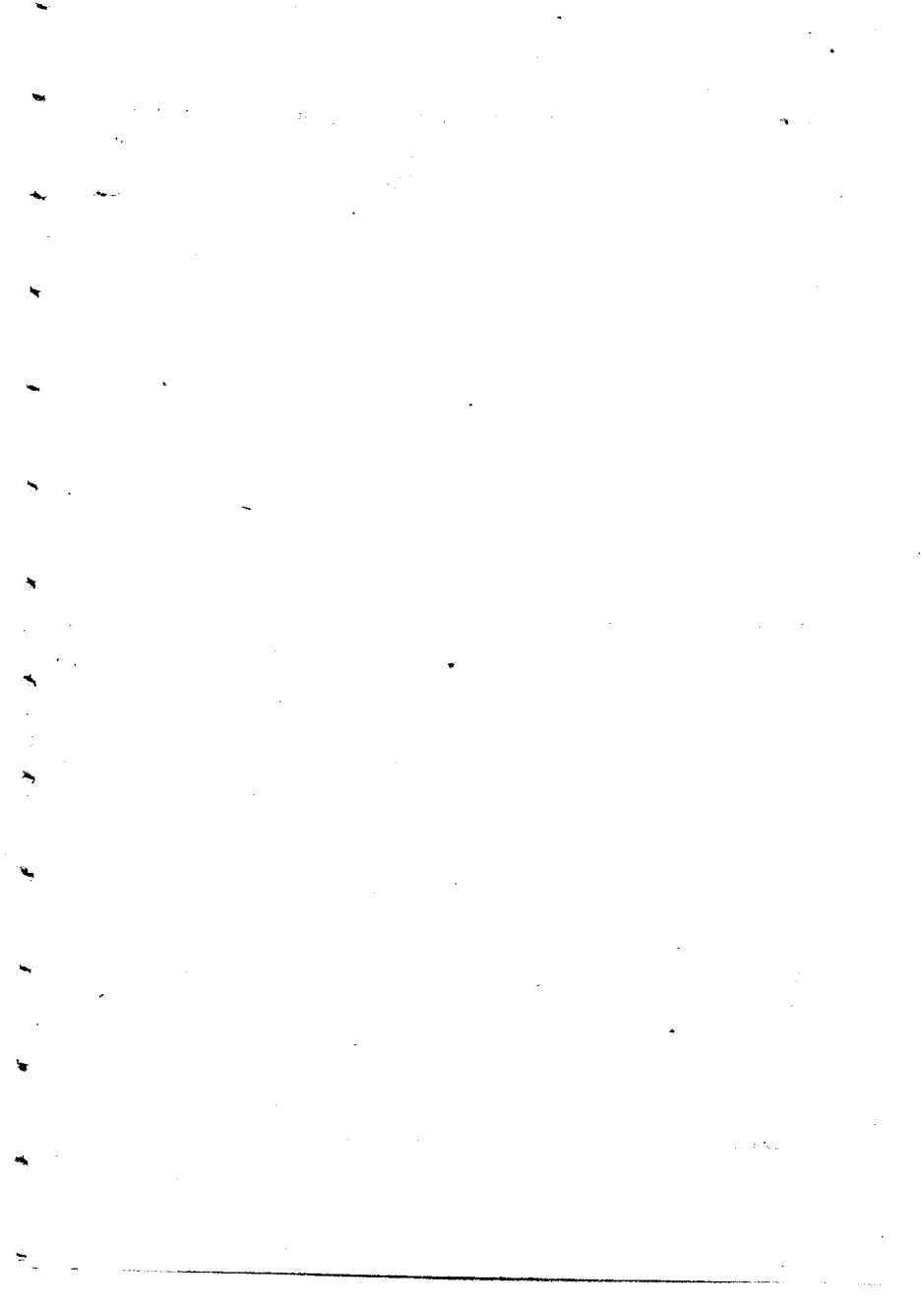
六）一書中。

在衛國戰爭的年代中，他起先在莫斯科人民自衛軍的隊伍裏服務，後來以作家和隨軍記者的身份參加戰爭。就在那時寫了他的名著恐懼與無畏（一九四三——一九四四）。他曾跟蘇聯軍隊一起到過波蘭、德國和東北●。

別克的許多特寫都是以新五年計劃爲題材的。這部特寫式的中篇小說爽直的人（一九四七）便是其中之一。

● 即我國的東北。

爽
直
的
人



廠長洛克欣對我說：

「關於這件事，亞列克賽耶夫會幫助您的。我可以跟他談一談。」

「他是怎樣的人呢？」

「本廠技術科科长。我們的天才啊。按照職位，他應份坐着籌劃明天廠裏該做的事。」

我彷彿覺得廠長那一雙給眼鏡遮住的眼睛裏，露出若隱若現的微笑。洛克欣接着說道：

「此外，他還在編寫廠史，蒐集和保管所有的史料，此外……」
現在，洛克欣的微笑變得完全明朗了。我緊接着問：

『此外，他又是怎樣的人呢？』

『有幾分是浪漫主義者……不過您還是上他那兒去吧。一切您都會親眼看到的。』

二

技術科的房間裏，放着五六張桌子。因為總管理處大廈跟其他所有的廠房一籬牆兒都給德國鬼子炸毀了，還沒有重新建造起來，所以只得擠了。

我走進門，站了一下，想憑眼光判斷這兒誰是科長。可是我猜不出來。亞列克賽耶夫——過了一會兒才有人把他指給我看——坐在靠邊的一個不大起眼的地方。不過，使我看漏了的，倒並不是這一點，而是他的那件上衣——穿得舊透了，大概它的主人曾經到天知道哪兒的地方去爬過鑽過，——這件上衣，穿在一個應份坐着籌劃業務的科長身上，顯然是不相稱的。深褐色的呢料上

邊，貼肩沾上了一道銀色的油漆痕跡，那是開工前幾天用來粉刷薄板軋製車間的油漆所留下的痕跡。我打亞列克賽耶夫身邊經過，走向另外的一張桌子。在那兒，使我非常困窘的是我發現自己找錯了人。我祇好轉過身來，更加注意地望一下科長。可是他俯着臉，聚精會神地在寫什麼。

我走到他旁邊，作了自我介紹。我記得最初的印象：一張多麼健康而豐潤的臉，一雙多麼漂亮的眼睛！

那雙眼睛好像把那張長得年輕的、約莫三十五歲的、刮得光光的、稍微晒黑了的臉照亮了似的。

這位不修邊幅的亞列克賽耶夫，在家裏想必仍然有人在體貼地照料着他。

在那件大約經過不少次唉聲嘆氣地洗滌的上衣裏面，穿着一件雪白的新襯衫。

從那落拓地敞開着的領口中間，露出了滿是茸毛的、強壯的胸脯。可是當亞列克賽耶夫從口袋裏掏出手帕來的時候，一條領帶跟着手帕出來了。亞列克賽耶夫連忙把它塞了進去。濃密的黯黃色的頭髮，橫七豎八的；無疑地，那些頭髮

在早上梳過以後，給五個指頭搔得亂蓬蓬的不止一次了。我的眼睛馬上又發現了一個特徵：下巴上的一條長長的渦紋。

我說我打算寫一篇關於工廠復興狀況的短文。亞列克賽耶夫興奮地答道：

『對了，對了，您的任務有人對我說過了。這真是個了不起的題材——我們的工廠。您到薄板軋製車間去過了嗎？您看到了薄板軋機是怎樣裝置的嗎？您就寫一篇關於鋼板的出色的作品吧！』

『關於鋼板？難道是這樣有趣味的嗎？』

『當然囉。鋼板就是我們的前途。』

於是亞列克賽耶夫簡短地說明現在冶金工業中，因鐵路發達而產生的鋼軌軋機佔了優勢，可是汽車需要鋼板，次於這些機器的便是另一種機器——鋼板軋機。我就掏出筆記簿來記上了：我喜歡這種想法的簡單和明瞭。

『可是鋼板，』亞列克賽耶夫接着說道，『不光是汽車上需要。所有的鐵器都可用鋼板製造，在模壓機中製造出來。甚至可以製造最高大的建築所用的

鋼樑。鋼板會慢慢的把一切都打倒的。特別是不銹鋼板——成本低，可以用大量製造的方式軋出來。對於製造價廉的不銹鋼的問題，我們已經研究過好幾年。了。』

亞列克賽耶夫受了我細心傾聽的鼓舞，津津有味地談起不銹鋼來。顯然，他具有這樣的特性：非常敏感，願意儘量幫助別人。我懂得了薄板軋機可以軋軋兩層和三層的鋼板：價廉的黑色金屬彷彿披上了一件不銹的外衣。

『可是這是不夠的，』亞列克賽耶夫說。『澆鑄出來的不銹鋼，也應該是很便宜的。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用馬丁爐法在大爐子裏熔煉，這種方法，現在無論什麼地方，都還不會使用。那些最大的不銹鋼工廠，估計每年只有幾千噸的熔煉量。而我們在自己的馬丁爐裏，只消兩天兩夜就會煉出這種工廠的全年計劃的產量。我們的不銹鋼會叫全世界的人驚奇，我們將把大量產品獻給國家！』

從窗口裏可以看見全廠。馬丁爐車間呈現出一堆黑色的廢墟，那上面豎立

着扭歪了的、生了鏽的鋼樑，彷彿在呼籲似的。在那兒，劫後的斷壁殘垣，以及被炸得四分五裂的卷曲的鐵片，還沒開始收拾。遠遠地，在熔鐵爐的頂上，升起了一朵美麗的紅裏帶褐的烟雲，鮮明地浮在淡藍的天空裏。任憑你怎樣望着工廠，那怕是一刹那，目光總是灌注在這朵給礦砂渲染過的烟雲上面。我知道，在軋壓工作沒有開始的時候，熔鐵爐的瓦斯沒有用作燃料，在這當兒，礦砂就跟熔鐵爐的瓦斯一起升到上空。我知道，熔鐵工人們的理想就是爐子上面清朗的天空；可是凝聚不散的濃重的烟雲，像飄揚在陰沉而幽暗的瓦礫堆上的一面生命的旗幟，看起來非常美麗。另一方面，高聳的薄板軋製車間的幾座重建的大廈，好像是琉璃和寶石砌成的宮殿；靠近大廈，這會兒一切都在動着，建築者的隊伍，都集中在那兒。毀壞了的馬丁爐的四周卻是冷清清的……可是亞列克賽耶夫談到這些馬丁爐，彷彿裏面已經升着火在煉鋼似的。

我指着那兒問道：

「什麼時候這一切才會恢復呢？一片多麼可怕的景象！」

『是的。最初我也覺得這樣。可是後來我們學會了收拾這一堆零亂的瓦礫。您看到過德國鬼子的破壞指南嗎？這是一本厚厚的書，裏面還有圖樣。在書裏面，好幾個教授研究過這個問題：怎樣用最小的費用獲得最大的破壞效果。連破壞各種建築物的費用也預算在裏面。不，我們決不會像德國鬼子那樣轟炸破壞的。我們絕對沒有這種精神；以我看來，我國人民的本質完全向着別的……』

最後的一句話，亞列克賽耶夫是用半疑問的溫和的聲調說的。我瞧着他下巴上的渦紋，瞧着他那帶着疑問似的微笑。我覺得他的全副容貌：不單是那雙炯炯有光的淺藍色的眼睛，而且連那孩子般的覆着前額的頭髮的逗人發笑的特徵——他的全副容貌都生動地證實了他所說的話的正確性：是的，像這樣的人是決不會學究式地，科學地破壞的。

我們繼續談着。

『聽說您在編寫廠史。』我說。

「不錯，眼下我正在編寫我們戰前的狀況。有四個階段，分爲四章。第一階段已經寫好了。」

「這一階段怎樣呢？」

「蘇宮鋼——爲了建築「蘇維埃宮」製造的鋼。我們新廠接受的第一批訂貨。這是一種特製的鋼。爲了這種鋼，設立了一個新的「TOCT」。」

於是他給我解釋道：

「國定全蘇標準。爲了蘇宮鋼，我們制定了這個標準。」

「那麼第二階段呢？」

「海船鋼甲的中錳鋼。」

這幾個字聽起來相當莊重。亞列克賽耶夫很高興地從這種鋼的製造史中引證了兩三個詳細節。

「那麼，以後呢？」

「汽車薄板。」

這是我破題兒第一遭聽到這樣的一種按照鋼的種類來劃分工廠歷史階段的辦法。我非常驚奇，而且有些失望了。難道跟我交談的人竟是一個孤陋寡聞的技術員嗎？不會的！這個人不像我想像的那個樣兒。於是我的腦海中立刻出現了一種想法：熱愛自己事業的園藝家——比方說米丘林吧——會這樣地談到他的果園的歷史，談到他種植出來的果實。

『那麼，後來呢？』我問。

『戰爭爆發了……我們很快地掌握了一種新的鋼：坦克鋼、裝甲鋼……就在這一天，德國鬼子向工廠衝來了。那天早上，我的口袋裏和懷裏裝滿了工藝卡，一共五百六十張，』亞列克賽耶夫微笑着，一邊做着他身上突出來的樣子。『帶着它們走路，帶着它們睡覺，我老是摸身上。以前它們到過東方，現在又回到這兒來了。』

『這個有很大的價值嗎？』

『要看對什麼人。對我的價值是很大的……這是我的作品。裏面全是製造

薄板所需各種鋼鐵的工藝學。我一生中祇得到了這麼一點成績。當然還是很小的。尤其是跟我的理想比起來，簡直是太小了。」

我看了看他那生氣勃勃的、稍微晒黑的、黑裏帶紅的臉，說道：

「噢，您還來得及創造許多成績！您的氣色這麼健康。」

「健康？」他反問道。「我本來有……有結核病……您知道，差不多可以說是「有過」，可是關於這種病，肺病，似乎不應該說是「過去」了。現在我的生活很有條理，可是兩年以前我是很糟的。」

「您怎樣恢復的呢？」

「醫生們跟我說：「要想活，就得離開工廠幾年，拋棄冶金工業，住到林子裏去，做一個管林的人。」可是我沒有離開！您看……不過這個沒有趣味……」

「爲什麼沒有趣味呢？」

我興奮地說了這一句話，大概只有這會兒我才感覺到：這位古怪的工程